

今古奇聞

（春在堂隨筆十）南宋臨安有劉貴者，字君薦，妻王氏，妾陳氏。一日攜其妻往祝妻父壽，妻父王翁以其貧也，予錢十五貫，使營什一，留女而遣壻先歸，途遇其友，同飲而醉。及歸，妾見所負錢，問其故。劉貴醉後戲之曰：吾因家貧，不能共活，已賃汝於人矣，此賃錢也。明日當送汝去。言已就枕，即入睡鄉。妾思告知其父母，乃之鄰人朱三老家，告以故，且寄宿焉。黎明即行，而劉貴回，孰睡未醒，有賊入其家，竊其錢。劉警覺，起而追之。適地下有斧，賊即取斧，斫劉殺之，盡負錢去。次日，鄰人見其門久而不啓，入視得狀。朱三老乃言夜間其妾借宿事，因共追尋。妾行路未半，力疲少憩，有崔甯者自城中賣絲，亦得錢十五貫，與之同憩。追者至，並要之歸，聞於官，謂妾與崔有姦，殺其夫，竊資偕亡也，竟尸於市。後其妻以夫死家貧，其父王

翁使人迎之歸，途遇大雨，避入林中，爲盜所得，據爲妻。偶言及數年前曾爲賊入人家，殺其主人，得錢十五貫。妻乃知殺其夫者卽此盜也，乘閒出告于臨安府，事乃白。殺盜，沒其家資，以其半給其妻，妻遂入尼庵以終。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余於國初人所作小說曰今古奇聞者見之，與今梨園所演十五貫事絕異，且事在南宋，非明時也。疑自宋相傳有十五貫冤獄，後人改易其本末，附會作況太守事耳。十五貫傳奇乃國朝吳縣朱素臣作，去況遠矣。

案十五貫戲言成大禍一篇，蓋取自醒世恆言之卷三十三。原本大禍作巧禍，下有注云，宋本作錯斬崔寧，可知此篇本宋人作；曾有單行本，見錢曾也是園書目卷十宋人詞話類，亦在繆荃孫所刻殘本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中。余所見今古奇聞二十二卷，爲王治梅翻刻日本國本，中有髮逆字，當爲清咸豐同治時書，曲園乃云清初人作，豈王氏翻本又有所增益歟？

聊齋志異

（國朝詩人徵略十四）蒲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諸生，有聊齋集。

（又引山左詩鈔）柳泉屢試不利，遂肆力於古文，以餘閒搜抉奇怪，著爲志異一書。

（又引松軒隨筆）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聊齋爲第一。漁洋有聊齋志異書後一絕云，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

（冷廬雜識六）蒲氏松齡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家有其書。相傳漁洋山人愛重此書，欲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此說不足信。蒲氏書固雅令，然其描繪狐鬼，多屬寓言，荒幻浮華，奚裨後學？視漁洋所著香祖筆記，居易錄等書，足以扶翼風雅，增益見聞者，體裁迥殊。而謂漁洋乃欲假以傳耶？

（桐陰清話一）國朝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爲第一。聞其書初成，就正於王漁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堅不與，因加評隲而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時。余謂得狐爲妻，得鬼爲友，亦事之韻者。

（蟲鳴漫錄二）聊齋爲蒲留仙殫精竭慮之作，爲本朝稗史必傳之書。其中未及檢點者頗多。最可笑者，賈奉雉一段：賈旣坐蒲團百餘年，其妻大睡不醒，迨其歸來，已是曾元之世，又復應試爲官，行部至海濱，見一舟，笙歌騰沸，接引而去。賈之識爲郎生，固宜，何以云僕識其人，蓋郎生也？夫此僕爲賈生歸後所用，不得識郎生，爲賈未遇仙時所用，則早與其子孫淪滅矣。文人逞才，率多漏筆，此類是也。

（春在堂隨筆六）蒲留仙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久矣；然世所傳本皆十六卷，但雲湖前輩評本亦然。乃今又見乾隆間余歷亭、王約軒摘鈔本，分十八卷，以類相從，首考，次弟，終仙鬼狐妖，凡分門類二十有六；字句微有異同，且有一二條爲今本所無者。卷首有乾隆丁亥橫山王金範序，其略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覺世之言，其書汗漫，亥豕旣多，甲乙紊

亂，又以未經付梓，鈔寫傳訛，寢失其舊。己亥春，余給事歷亭，同姓約軒，假得曾氏家藏鈔本，刪繁就簡，分門別類，幾閱寒暑，始得成帙。然則其書亦舊本也，其異同處多不如今本，不知誰是留仙真蹟。至所分門類，則無甚深意，殊覺無謂。又刪異史氏曰四字，其評語亦不全。惟今本所無諸條，好事者宜錄補之。

（同上八）紀文達公嘗言，聊齋志異一書，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先君子亦云，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小說窠臼；若紀文達閱微草堂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不屑屑于描頭畫角，非留仙所及。余著右台仙館筆記，以閱微爲法，而不襲聊齋筆意，秉先君子之訓也。然聊齋藻績，不失爲古豔，後之繼聊齋而作者，則俗豔而已。甚或庸惡不堪入目，猶自詡爲步武聊齋，何留仙之不幸也。留仙有文集，世罕知之；朱坡前輩國朝古文彙鈔曾錄其文二篇，其用意，其造句，均以纖巧勝，猶之乎志異也。留仙之子名立德，字東石，亦有文集，筆意頗肖其父云。

案俞鴻漸語在印雪軒隨筆中，今錄入閱微草堂筆記目下。

（同上九）搜神記載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瓣，杖地

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按蒲留仙聊齋志異有術人種桃事，即本此，乃知小說家多依倣古事而爲之也。

（同上十）定遠方濬頤夢園叢說云：叔平言吾邑（按謂桐城）地當孔道，明季張獻忠八次來犯不能破，良由官民戮力，衆志成城故也。時邑侯爲直隸進士楊公爾銘，年甫弱冠，豐姿玉映，貌如處子，而折獄明決，善治軍事，賞罰無私，戰守有法，兵民皆嚴憚之。每出巡城，鞞小鞞，長不及六寸，扶僕從肩，緩緩而行，人多疑爲女子，即聊齋所誌易釵而弁之顏氏也。大約顏楊音近而訛傳之耳。又得鳳陽巡撫史可法廬州守將靖南伯黃得功爲外援，獻賊相戒不再犯桐城。邑侯楊公以行取入都，代者爲張公，忘其名，辦善後亦極有法。今楊公張公史公黃公皆各有專祠。按聊齋所記顏氏事，初以爲小說家裝點語耳，今乃知其力守危城，身當大敵，至今猶廟食一方，洵奇女子哉。案頭無聊齋志異，俟假得其書，當更證之。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周春遼詩話附載染莊社記，金至寧中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窳者，行貨路收一卵，歸置錦囊繫臍下。月餘，出蛇如簪，飼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嘗命以名曰雅；雅知人，戀戀然但不

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繼而噬人。有司募能捕者，窵知其必雅，乃抵放處，呼其名而至，敍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窵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伏罪而配焉。按聊齋志異所載大青、小青事，似卽本此。風姓甚奇。周云，風疑卽風，古風字；窵疑窵字之訛。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聞磬聲卽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

又云，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注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噬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旁，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關亭樹間，扁曰虎樹。是虎亦有大青、小青之名。

按水經濁漳水篇注，武強淵之西南側有武強縣故治。耆宿云，邑人有行於塗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是古有此事，雅與二青，均因此附會也。

（茶香室三鈔七）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吉頊之父哲爲冀州長史，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

女。崔不許，因有故脅之，花車卒至，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我家門戶，底不會有吉郎。女堅臥不起；小女自當，登車而去。項後入相。接近人小說中有姊妹易嫁事，觀此乃知此等事古已有之。

（茶香室三鈔二十九）國朝龔煒巢林筆談云，明季如皋令王崣，性好蝶，案下得笞罪者，許以輸蝶免，每飲客，輒縱之以爲樂。按蒲留仙聊齋志異載此，爲長山王進士崣生事。

（荀學齋日記己集下）雙槐歲鈔有陳御史斷獄一條云，武昌陳御史孟機（智）按閩，有張生者，殺人，當死。疑其有冤，詢之。生曰，鄰居王嫗許女我，已納聘矣。父母歿，我貧無資，彼遂背盟；女執不從，陰遣婢期我某所，歸我金幣，俾成禮。謀諸同舍楊生，楊生力止我，不果赴。是夕，女與婢皆被殺。嫗執我送官，不勝考掠，故誣服。卽遣人執楊生至，色變股栗，遂伏罪，張生獲釋，人以為神智。有聲宣正聞，至右都御史。案此卽梨園院本釵釧記所從出也。小說之聊齋志異有胭脂一事，云是施愚山爲山東提學道，辨濟南諸生秋隼冤獄，又弋腔演劇有拾釧記，亦曰法門寺，謂劉瑾所出冤獄者，疑皆由此坵會。

（三借廬筆談十）蒲留仙先生聊齋志異，用筆精簡，寓意處全無跡相，蓋脫胎於諸子，非

僅抗手於左史龍門也。相傳先生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僻，爲村中童子師，食貧自給，不求於人。作此書時，每臨晨，攜一大磁甕，中貯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襯，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道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粉飾之。如是二十餘寒暑，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特訪之，避不見，三訪皆然。先生嘗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其高致如此。既而漁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執不可。又托人數請，先生鑒其誠，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讀竟，略加數評，使者仍持歸。時人服先生之高，品爲落落難合云。

（新世說二）蒲留仙研精訓典，究心古學，目擊清初亂離時事，思欲假借狐鬼，纂成一書，以抒孤憤而諷識者。歷二十年，遂成聊齋志異十六卷，就正于王阮亭，王欲以重金易其稿，而公不肯，因加評語以還之，並書後一絕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閒語，愛聽秋墳鬼唱詩。（蒲名松齡，山東淄川人，康熙辛卯歲貢，以文章風節著一時。願以不得志於有司，乃決然舍去，一肆力于古文詞，悲憤感慨，自成一言。其書不爲四庫全書說部所收者，蓋以羅刹海市一則，含有譏諷滿人，非刺時政之意，如云女子效男兒裝，乃

言旗俗，遂與美不見容，醜乃愈貴諸事，同遭擯斥也。）

（同上六）蒲留仙居鄉里，落拓無偶，性尤怪誕，爲村中童子師以自給，不求於人。其作聊齋志異時，每臨晨攜一大瓷甕，中貯苦茗，又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陳蘆席，坐於上，煙茗置身畔。見行者過，必強執與語，搜奇說異，隨人所知，渴則飲以茗，或奉以煙，必令暢談乃已。偶聞一事，歸而潤色之。如是二十餘年，此書方告成，故筆法超絕。王阮亭聞其名而訪之，避不見，曰：此人雖風雅，終有貴家氣，田夫不慣作緣也。

案王漁洋欲市聊齋志異稿及蒲留仙強執路人使說異聞二事，最爲無稽，而世人偏豔傳之，可異也。余所見關於蒲氏事迹之文，尙有張元所撰墓表，附聊齋文集末，及淄川縣志之蒲松齡傳，在呂湛恩詳注聊齋志異卷端。李桓耆獻類徵（四百三十一文藝九）蒲松齡下所錄，亦止淄川縣志及張維屏詩人徵略引江左詩鈔；惟未有注云，按蒲先生又著有省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書。

女仙外史

（通俗編三十七）明史成祖紀，永樂十八年二月，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安遠侯柳升帥師討之，三月辛巳，敗賊於卸石，賽兒逸去。甲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青敗賊於安邱，指揮王真敗賊於諸城，獻俘京師。按雜說，唐賽兒夫死，祭墓徑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發視得妖書，取以究習，遂得通諸術。削髮爲尼，以其教施於村里，凡衣食財物，隨須以術運至。細民翕然從之，漸至數萬。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既而捕得，將伏法，又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體，鐵絙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好事者演其事，謂之女仙外史。

案野獲編（二十九）所載，與此所謂雜說者頗不同。其文云：永樂十八年，山東魚臺

縣妖婦唐賽兒，本縣民林三妻，少誦佛經，自號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敗事。又能剪紙爲人馬相鬪；往來益都諸城安邱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擁衆先據益都。指揮高鳳等討之，俱陷歿。上命使馳驛招撫之，不報。乃遣總兵安遠侯柳升等討之，賊衆敗去；餘黨漸俘至京師，而賊首不得。上以賽兒久稽大刑，慮削髮爲尼，或遁女道士中，命北京山東境內尼及女道士悉逮至京師面訊；既又命在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家爲尼及道姑者，悉送之京師，而賽兒終不獲。一云，賽兒至故夫林三墓所，發土得一石匣，中有兵書寶劍。賽兒秘之，因以叛，後終逸去，蓋神人所祐助云。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誌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爲呂文兆所作也。

案本書有陳奕禧序，劉廷璣品題及作者序跋，可略知呂熊事迹及成書時代，今最錄之。逸田叟呂熊字文兆，文章經濟，精奧卓拔，奇士也，其生平著述，如詩經六藝辨，明史斷，續廣輿志，發明三唐六義，並詩古文諸稿幾數百卷（陳序）。康熙四十年，劉廷璣

之任江西學使，八月望維舟龍遊，熊從玉山來見，云將作女仙外史。四十一年，熊客于江西學使署。四十二年，廷璣落職，冬，旅于清江浦。次年，熊自南來，云外史已成（品題）。其自序當爲此時作，自稱古稀，則生于明末或清初也。四十七年，陳弈禧補江西南安守，遇熊于淮南，延之修郡乘；熊以外史示之，請序（陳序）。五十年，遂梓行（自跋）。

儒林外史

（茶香室續鈔十三）國朝葉名澧橋西雜記云，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爲作傳。按嘉興李富孫鶴徵後錄載不就試者二十五人，無吳敬梓，復有吳槃字青然，全椒人，乃與試而未用者，恐非其人也。

（關隴輿中偶憶編）小說家如儒林外史，臧否人物，隱有所指，可與聊齋諧鐸並傳。

（茶香室叢鈔十七）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祐自稱豪俠，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于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乎？曰然。客曰，有一讎人，十年莫得，今

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無所憚。張深喜其說。乃傾囊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張慮囊首爲累。遣家人埋之。乃豕首也。按今稗官家有敷衍此事者。莫知其本。此故記之。



野叟曝言

（江陰藝文志凡例）夏二銘先生之野叟曝言。

（光緒江陰縣志十文苑傳）夏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壯游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尺不稍避，致爲動容加禮，欲延致賓館，敬渠謝弗往。生平足跡幾徧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

按志列敬渠于趙曦明之後，鳳應韶之前，則乾隆時人也。所著四種之外，金武祥江陰藝文志（下）又舉有唐詩臆解，亦吾吟，鼠肝集，五都吟，吳飲吟，瓠蘄吟，韎鞞吟，浣玉集詩鈔二卷續四卷。注云，見江上詩鈔。小說小話云，二銘有種玉堂集。半農見借浣玉

軒集一部，凡四卷，題曾姪孫子沐輯校。首有浣玉軒著書目，爲綱目舉正四卷；全史約論無卷數；醫學發蒙四卷；浣玉軒文集四卷；卽合經史餘論及學古編等所成，浣玉軒詩集二卷則輯亦吾吟，向日吟，五都吟，鼠肝吟，吳歛吟，靺鞨吟，瓠蘄吟等編爲一者也；又有唐詩臆解二卷。諸書爲嘉慶間其子祖燿所輯，今皆不存。綱目舉正下有祖燿案語云；是書旣成，攜入閩中，祈故友福建撫軍富公鋼奏呈，未果歸，遇乾隆丙午南巡，赴蘇迎鑾，擬躬進獻，又有所阻云云。今俗傳二銘將獻野叟曝言，爲其女設謀阻止者，蓋卽由此誤傳。

紅樓夢

（隨園詩話二）康熙間，曹練亭爲江甯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甯太守陳鵬年不相得；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豔，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儀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按曹寅字棟亭，雪芹之祖也，此誤。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九引聽松廬詩話）容若原名成德，大學士明珠子，世所傳紅樓夢

賈寶玉，蓋卽其人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其詩善言情，又好言愁，摘錄兩首，可想見其人……幽谷有美人，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託遠夢，初日照簾帷。詩中美人，卽林黛玉耶？

（同上引松軒隨筆）容若無題起句云，是誰看月是誰愁？余爲作出句云，同我惜花同我病。兩句中皆有黛玉在。

（勸戒四錄四）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真）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變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之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夸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之爲感歎欷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

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佚，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房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版，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諛行之尤，無非糟蹋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真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稿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桐陰清話七）樗散軒叢談載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其書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云云。按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高蘭墅（鶚）所補，見船山詩注。

（粟香隨筆五）容若名性德，原名成德，滿洲人，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大學士明珠子。

生長華閥，勤于學問，通志堂經解即其所刻，又輯全唐詩選，自著有通志堂集。有絕句云，綠槐陰轉小闌干，八尺龍鬚玉簟寒，自把紅窗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張南山謂其最近韓冬郎。

（燕下鄉脞錄五）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于上，以致被逮；姜竟卒于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鮎琦亭集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為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為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玉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為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瘦死園扉，並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案脞錄後改名郎潛紀聞二筆，此條在卷三。

（郎潛紀聞三筆一）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馭，駐蹕於江甯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渥，會庭中護花盛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考史，大臣母高年召見者，或給扶，或賜幣，或稱老福，從無親灑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昌黎所云上祥下瑞無休期矣。

案此與紅樓夢無大關係，惟曹寅之母姓孫，又曾朝謁得厚賚，則爲考雪芹家世者所未道及，故拈出之。

（茶香室三鈔七）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同上九）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賞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于明府尙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嬰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

世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

嘯亭雜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按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甯秀，爲明珠太傅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卽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卽斯人歟？

夜譚隨錄

（嘯亭續錄三）有滿州縣令（和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也。其中有記與狐爲友者云，與若輩爲友，終爲所害，用意已屬狂謬。至陸生楠之事，直爲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劾者，亦僥倖之至矣。

耳食錄

（國朝詩人徵略五十三）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有青芝山館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五十引聽松廬文鈔）蓮裳初名宮譜，少日喜爲奇麗之文，曾撰耳食錄一書。壯歲韻語益工，兼工駢體。既登賢書，屢試不第。憶辛未春闈後，訪余于萬明寺，既而彼此報罷出都，遂不復相見。聞其橐筆江湖，爲諸侯客，鬱鬱不得志，竟侘僚以終。才士偃蹇，自古歎之。然其詩文足以傳世，珠光劍氣，詎受塵埋。以之位置於蓉裳芙初之間，允堪伯仲。

（同上二編五十三引聽松廬詩話）江西詩家，蔣苕生後，當推樂蓮裳吳蘭雪。兩人同爲江西人，同爲孝廉，同爲翁覃谿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蓮裳久居幕府，蘭雪

久居京師，晚歲詩名，吳盛於樂。然合兩集觀之，香蘇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如青芝多內心也。



閱微草堂筆記

（印雪軒隨筆二）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五種。蓋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績，未脫唐宋人小說窠臼；若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羣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論，令人首肯。至若諧鐸夜談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尙可資以解悶，降而至於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

（國朝詩人徵略三十五引聽松廬文鈔）或言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今人目中所見書不多，故偶有一知半解，便自矜爲創獲，不知其說或爲古人所已言，或爲昔人所已駁，其不爲牀上之牀，屋下之

屋者，蓋亦鮮矣。文達之不輕著書，正以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故也。或又言文達不著書，何以喜撰小說？余曰：此文達之深心也，蓋考據辨論諸書，至於今已大備，且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說，搜神誌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文達卽於此寓勸戒之方，含箴規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閱微草堂筆記數種，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觀者慎無以小說忽之。

（射鷹樓詩話二十）河間紀文達公著灤陽銷夏錄，槐西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四種，總名曰閱微草堂集。其託狐鬼以勸世可也，而託狐鬼以譏刺宋儒則不可。宋儒雖不無可議，不妨直言其弊，託狐鬼以譏刺之，近於狎侮前人，豈君子所出此乎？建甯吳厚園茂才詩云，莫易雌黃前輩錯，寸心也自細評量。真和易之言。

（吹網錄五）紀文達公灤陽續錄載其座師介野園宗伯丁丑年所作恩榮宴詩曰，鸚鵡新班宴御園，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文達自言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擬問公。竟因循忘之。郭頻伽明經靈芬館詩話謂元遺山探花詞五首中有句云，殿前鸚鵡喚新班，是此公所本，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此以喚字屬鸚鵡，故謂去之未

協。余偶檢中州集，第八卷卽載前詩，是金吏部尙書張大節所作，題爲同新進士呂子成輩宴集狀元樓。詩中所異者，御園爲杏園，摧頽爲不妨，四見爲三見，作狀元爲是狀元耳。介公殆見此詩，事頗類己，偶書之而略改數字，見者誤爲公作歟？至鸚鵡新班，當是金源故事，尙須博考。頻伽亦以此詩爲介公作，故謂遺山句是其所本。若就金人而言，據中州集小傳，張大節於明昌初已請老，計在遺山之前數十年，應是遺山詩本之張句，喚字之可去與否，亦難以臆定也。（考元初王鶚汝南遺事總論注，呂子成名造，承安二年詞賦狀元。核之遺山年譜，是年才八歲耳。雷甘谿浚曰，元遺山探花詞，禁裏蒼龍啓九闕，殿前鸚鵡喚新班。似只是鸚鵡喚人意，並無所本；喚字自不可去。鸚鵡新班當別有出，二說各不相涉。）

（國朝先正事略二十紀文達公事略）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及目錄，不復自爲撰著。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翬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公胸有千秋，故不輕著書，其所欲言，悉於四庫書目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其感人爲易入。自文集外，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凡七種，中多見道之言。

（新菴筆記四）今之文學家，類各有一筆記，而所記往往不足觀。近百年來，惟紀氏之閱微草堂筆記用筆流暢，剖理透闢，洵稱傑構。而其全集所傳，轉少出奇之文，則其平日載筆，意匠經營，煞費苦衷而不以輕心掉之，概可想見。雖狐鬼蛇神，教忠教孝諸條，過於迂腐，要亦時勢限之……

（新世說二）紀曉嵐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一書，此外不復自爲撰著。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公胸有千秋，而不輕著一書，其所欲言者，悉於四庫提要中闡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公文集外，所著爲閱微草堂筆記七種。）

案筆記實止五種，此承李元度先正事略之誤。

六合內外瑣言 蟬史

（玉麈集上）屠進士紳弱冠卽通籍。其爲詩有雋才，余最愛其佳禾篇贈何明府云云，七古送陳伯玉云云，十月朔階黃仲則飲旗亭云云，憶上人某云云。近體亦佳，記其一聯云，風雨十年留鐵甕，雲山千古話銅官。有笏岩近藁，余及趙君味辛爲之序。

（北江詩話）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

（同上）屠刺史紳生平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云，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客窗偶筆一）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尋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笏巖幼孤，資質聰敏，蚤擅才名，年

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歲丁未，笏巖遷愛甸州刺史，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穎州太守立庵齋，燈昏畫燭，鼓打譙樓，爲余歌赤壁賦，余填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

（習園藏稿鵝亭詩話合序）……余先生懇摯周洽，相對如老經師。屠先生則負不可一世之概，揮金如土，避俗若仇，於今人中皆不能多見者。辛酉春夏間，予以選人赴吏部，屠先生適候補入都，飲酒賦詩，晨夕相往來。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頓卒於客寓。遺愛云亡，老成凋謝，晨星零雨，愈用黯然。……

（江陰縣志十四選舉表）屠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鄉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甲科。字賢書，尋甸州知州。

（粟香隨筆二）屠笏巖刺史名紳，又號賢書，所居西貫，與余居前後相望。先曾祖客窗筆記中屠氏善報一條，卽紀其先代積累之由，今則式微甚矣。所著有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署黍餘裔孫編，蟬史二十卷，署磊砢山人撰。近年上海以洋版刷印，流傳頗廣。洪稚存太史言其詩如蓄沼文魚，栽盆紅藥。庚申亂後，迄未見其詩集也。余雜憶鄉居詩云，州守風流憶

往時，忽焉舊澤鮮留遺，瑣言蟬史猶傳遍，不見文魚紅藥詩。

（粟香三筆五）陸祁生先生崇百藥齋五哀詩，哀廣州通判屠君紳云，心期鬱鬱向誰陳，論定斯人我最真，遊戲文章都奧衍，猖狂意氣劇酸辛，憐才熱淚傾如水，垂老柔鄉葬此身，卻悔臨歧殊草草，危言含意未全伸。卽詠笏巖刺史也。其所著六合內外瑣言初名瓊瑤雜記，吳穀人祭酒有序，乃以吳錫麒署姬金麟，其談詭如此。

六合內外瑣言及蟬史二種，縣志皆不載：僅載其酌酒與儲玉琴詩一首云，當筵那復問悲歡，念爾茫茫感百端，風雨十年家鐵甕，雲山一夕話銅官，誰憐冷鍛嵇康竈，我愧虛彈貢禹冠，今夜蓉城好明月，醉中猶得坐團圓。余見亦有生齋集有屠賢書詩序，稱其曠朗出塵，時得神解，惜無由見其全集也。

燕山外史

（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秀水藝術傳）陳球字蘊齋，諸生。家貧，以賣畫自給。工駢儷，喜傳奇，嘗取明馮祭酒夢楨敍寶生事，演成燕山外史，事屬野稗，才華淹博。墨香居畫識稱其善山水。（新纂）

（又八十二經籍志子部小說家）陳球燕山外史八卷。

品 花 寶 鑑

（夢華瑣簿）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弦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歎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闢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籤，擬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葺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

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勿勿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慚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癩祭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卽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眞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義，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爲尊，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諱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納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彰乎？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卽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何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抄，未得其便。

聞季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尙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爲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妬且護之耶？（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廣西歸京，乃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記。）

案：少逸，名森，見所作梅花夢傳奇，今有手稿影印本。

花月痕

（賭棋山莊文集五魏子安墓誌銘）咸豐中，予歸自永安，羸病幾死。稍間，或言曰：『魏子安至自蜀矣。』予躍然，乃就君而謁焉。君時困甚，授徒不足以自給，而意氣自若，一見如舊，蹤跡日益親。其後各饑，驅奔走，不常相聚。今年春，予之漳州。君挈家之延平，予與君約：『予幸得早歸，當買舟西上，作十日歡。』乃君解裝不及旬，而竟長往矣。悲夫！君名秀仁，字子安，一字子敦，侯官人。父本唐，歷官教職，有重名，世所稱爲魏解元者。君其長子，盡傳其家學，而獨權奇有氣。少不利童試，年二十八，始補弟子員，卽連舉丙午鄉試。當是時，教諭君官於外，夫人持家務，諸婦佐饗殮，兄弟抱書，互相師友，家門方隆盛。君復才名四溢，傾其儕輩，當路能言之士，多折節下交，而君獨居深念，忽高眎遠矚，若有不得於其意者。旣累應春官，不第

乃游晉，遊秦，游蜀。故鄉先達，與一時能爲禍福之人，莫不愛君重君，而卒不能爲君大力。君見時事多可危，手無尺寸，言不見異，而亢髀抑鬱之氣，無所發舒，因遁爲稗官小說，託於兒女子之私，名其書曰：花月痕。其言絕沈痛。閱者訝之，而君初不以自明，益與爲恫怛談謔，而人終莫之測。最後主講成都之芙蓉書院。於是君年四十矣。劇賊起粵西，蹂躪湖南、北，盤踞金陵，浙閩皆警，聞問累月不通。君懸目萬里，生死皆疑。既而弟殉難，既而父棄養。欲歸，無路，仰天椎胸，不自存濟。而蜀寇蠢動，焚掠慘酷，資裝俱盡。挾其殘書穉妾，寄命一舟，偵東伺西，與賊上下。君憤廉恥之不立，刑賞之不平，吏治之壞，而兵食戰守之無可恃也，乃出其聞見，指陳利弊，慎擇而謹發之，爲咄咄錄。復依準邸報，博考名臣章奏，通人詩文集，爲詩話，相輔而行。君著書滿家，而此二書，爲尤不朽。蓋時務之著龜，功罪之金鑑，春秋之義，變風，變雅之旨也！後世必有取焉。然而世乃不甚傳，獨傳其花月痕。嗟乎，知君固亦不易耶？君既歸，益寂寞無所向，米鹽瑣碎，百憂勞心。叩門請乞，苟求一飽。又以其間修治所著書，晨抄暝寫，汲汲顧影若不及。一年數病，頭童齒豁；而忽遭母夫人之變，形神益復支離。卒年五十有六。葬於某山之原。君性疎直不齷齪，既數世齟齬，乃摧方爲圓，見俗客亦謬爲恭敬，周旋惟恐不當，

顧其人方出戶，君或譏誚隨之。家無隔宿糧，得錢，輒置酒歡會。窮交數輩，抵掌高論，君目光如電，聲如洪鐘，嬉笑諧謔，千人皆廢。遇素所心折者，則出其書相質證，或能指瑕蹈隙，君敬聽唯唯，退即篝燈點竄，不如意，則盡棄其舊。蓋其知人善下，精進不吝，有如此者！予之聞君名也，由於芑川。芑川實未見君，見所為荔枝詞而善之。今芑川歿矣，君又繼之，使余以悲芑川者悲君，君如有知，能無憾耶？然君書俱在，謂非後死者之責耶？乃錄其部目，而系之銘。界君弟若子，使刻於石，以詔來者。

陔南石經考四卷

熹平石經遺文考一卷

正始石經遺文考一卷

開成石經校文十二卷

石經訂顧錄二卷

西蜀石經殘本一卷

北宋石經殘本一卷

南宋石經殘本一卷

洛陽漢魏石經考一卷

西安開成石經考一卷

益都石經考一卷

開封石經考一卷

臨安石經考一卷

陔南山館詩話十卷

咄咄錄四卷

彤史拾遺四卷

故我論詩錄二卷

丹鉛雜識四卷

蠶桑瑣錄一卷

懲惡錄一卷

巴山曉音錄一卷

銅仙殘淚一卷

陔南山館駢體文抄一卷

碧花凝唾集一卷

蹇蹇錄二卷

三朝讜論四卷

論詩瑣錄二卷

榕陰雜掇二卷

湖壩閒話一卷

幕錄一卷

春明撫錄四卷

陔南山館文錄四卷

陔南山館詩集二卷

銘曰：有美一人黔而豐，腰脚不健精神充，胸有鑪錘筆有風，百鍊元氣貫當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秃烏狡兔爭西東。傍立側睨讓乃公，笑罵非慢拜非恭。大聲疾呼豈不聰，著書百卷完天功。

（課餘續錄一）子安爲魏丈又瓶（本唐）教授之長子。教授五子，次子愉（秀孚）秀才，長於禮，三子壽（起）秀才，長於書，皆有遺著。而制作之才，子安爲最，撰述宏富，詳予所作墓志銘。然而今之盛傳者，則在其花月痕小說。是時子安旅居山西，就太原知府保眠琴太守館。太守延師課子，不一人，亦不一途：課經，課史，課詩，課文，課字畫，課騎射，下而課彈唱，課拳棒，亦皆有師，人占一時，課畢卽退。子安則課詩之師也，已時登席，授五言四韻一首，命題擬一首，事畢矣。歲修三百金。以故子安多暇日，欲讀書，又苦叢雜無聊，極乃創爲小說，以自寫照。其書中所稱韋瑩字癡珠者，卽子安也。芳草一兩回，適太守入其室，見之，大歡喜。乃與子安約：十日成一回，一回成，則張盛席，招菊部，爲先生潤筆壽。於是浸淫數十回，成巨帙焉。是花月痕者，乃子安花天月地，沈酣醉夢中，嘻笑怒罵，而一瀉其骯髒不平之氣者也。雖曰虞初之續，實爲玩世之雄。子安旣沒，予謂子愉曰：『花月痕雖小說，畢竟是才人吐屬。其中詩文，詞賦，歌曲，無一不備，且皆嫺雅，市僧大腹賈未必能解。若載之京華，懸之五都之市，落拓之京員，需次之窮宦，旣無力看花，又無量飲酒，昏悶欲死，一見此書，必且破其炭敬別敬之餘囊，亂擲金錢，負之而趨矣。於是捆載而歸，爲子安刻他書，豈不妙哉！』子愉亦以爲

然，遂巡未及行，其同宗或取而刻之，聞亦頗獲利市。近又聞上海已有翻本矣。子安所著書，以石經爲大宗，其訂顧錄二卷，是爲亭林諍友。而予尤賞其陔南詩話十卷，附咄咄錄四卷，是爲庀史，必傳之作。是時子安游秦，居同鄉王文勤公節署。子安，文勤之年家子也。文勤愛重其才，招入幕府。石經既近在咫尺，朝夕可以摩挲，故考訂較精。節署四方文報所集，而一時名人詩文集亦易備，子安據以成編，其中夷務、海寇、髮賊、回逆、捻匪、時政得失，無不羅列。雖傳聞異詞，而大略可以根據。惟采詩過繁，不無玉石雜糅之患。予題其後曰：『詩史一筆兼，孤憤固無兩，偏舟養羈魂，亂離憶疇曩，匪惟大事記，變風此遺響。』又哭子安句云：『憂樂兼家國，千夫氣不如，亂離垂死地，功罪敢言書。』云云，亦爲此發也。蓋子安客川陝十餘年，身經喪亂，事多目擊，固異日金匱石渠，編摩之所不廢也……

包公案

（茶香室三鈔二十三）明鄭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稱。嘗出行，忽怪風起，吹所張蓋，捲落紗帽翅。執蓋人請罪曰：小人因張清風，隨至冒觸。周沈思良久，屬能幹捕差二人，令往拘張清風。兩人商曰：捕風捉影，安有此理？乃相與登酒樓，樓上有談某疾篤，諸醫無效。一人曰：若請張青峯去，必有生理。二差因問張青峯狀，潛往其家，值張遠出，拘其妻至縣。周訊之，婦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請渠調治，渠見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復謀娶妾。一日渠酒後自吐真情，妾即欲尋死，因念無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臺，冤伸有日。但渠爲某氏延去，須就其處拘之。周命前差往拘，一訊果服。按今小說家演包孝肅事，有捕落帽風一事，不知其本此也。

施公案

（燕下鄉脞錄四）少時即聞父老言施世綸爲清官；入都後，則聞院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涖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剿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琅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曩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悔

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三 俠 五 義

（小說小話）三俠五義一書曲園俞氏就石玉崑本序行，易其名爲七俠五義。（書中三俠，謂南俠，北俠，雙俠也。曲園因其人數爲四，疑有錯誤，遂湊入智化等，又改小義士艾虎爲小俠而稱七俠。常笑曲園賅博而不知有三王（禹湯文武亦四人，三俠蓋用其例）豈非怪事？）此書人物地址稱謂，多寓遊戲，作者亦無一定宗旨。（俗本龍圖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一事，作者殆惡其荒陋而另出機杼，借題發揮，章回小說家本有此一種。如元人二郎神雜劇，因楊戩擅作威福，比之灌口神而作；而西遊記封神榜卽以灌口神爲楊戩，侈敘其神通。水滸記有西門潘氏通姦一段，而金瓶梅之百餘回洋洋大篇，卽從此出，皆其一例也。）然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記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爲二書所不及者，

則自始至終百萬餘言，除夢兆冤魂以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如水滸記高唐州芒碭山諸回，實耐菴敗筆，）而摹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爲俠義添頗毫也。宜其爲鴻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



青樓夢

（三借廬筆談四）余幼作客，歷館胥門，幾及十年，所交亦衆，惟趨炎逐熱，俱非同心，獨吟香一人可共患難。君姓俞名達，自號慕真山人，中年累於情，比來揚州夢醒，志在山林，而塵網難牽，遽難擺脫。甲申初夏，遽以風疾亡。著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閒鷗集等書。詩亦清新不俗，夜過青浦云，一櫂長驅去，篷窗興不孤，港收陳墓鎮，風送澱山湖，檣影月扶直，船聞浪激轟，魚龍多變幻，放眼亦仙乎。遊磨盤山云，鳥道盤盤壁萬尋，支筇選勝獨登臨，寺餘半角佛猶古，徑轉三叉雲更深，夕照淡扶孤塔直，西風寒釀暮鐘沈，題詩一笑留鴻爪，要與山林證素心。舟次潞關云，篷窗屈指算征郵，猶聽吳音到耳柔，分付征帆遲一夕，要留明日別蘇州。遨遊真娘墓云，何處理香土一坏，墓前短碣沒蒿萊，芳魂地下曾知否，踏遍

斜陽我獨來。雜句如晚眺云，一灣流水環溪曲，半角斜陽落塔尖。遣懷云，貧惹人嫌休算辱，愁須自遣不妨瞞。題虎邱寺壁云，壞塔風淒鈴語寂，荒池水激劍光浮。縱筆云，惟有癡情難學佛，獨無媚骨不如人。五言如山中云，林深酣鳥樂，山靜笑人忙。渡太湖云，勢挾魚龍壯，聲驕鷹隼呼。夢中得句云，花濃忙亂蝶，波靜穩閒鷗。皆佳。

官場現形記

（新菴筆記三）昔南亭亭長李伯元徵君創遊戲報，一時靡然從風，效顰者踵相接也。南亭乃喟然曰，何善步趨而不知變哉？遂設繁華報，別樹一幟，一紙風行，千言日試，雖滑稽玩世之文，而識者咸推重之。丙午三月，徵君赴修文之召，惜秋生歐陽巨源繼之……

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

（我佛山人筆記一）果報之說，儒者不談，然有時相值之巧，雖欲謂之非果報而不得者，使非余親見之，猶未敢以爲信也。臨桂某甲，諱其姓名，本宦家子，與其弟同寓上海，瞰其弟之私蓄，欲分之，弟不可。甲父宦天津，甲惑於婦言，密達書於父，誣其弟以穢事。父得書大怒，馳書促其少子死。甲得父書，持以迫其弟；弟泣求免，不可，遂仰藥。甲卽謀鬻其弟婦，弟婦懼，奔余求救，余許以明日往責甲，及明日往，其弟婦已在妓院矣。卽走妓院威其搗，迫令退還，爲之擇配，謂事已了矣。不數日，有人走告余，謂甲婦爲人拐逃，甲已悔恨而爲僧。以甲之非人也，一笑置之。閱數月，又有以異事來告者，謂某乙利甲婦之儲藏，誘拐之，旣盡所有，狂恣凌虐，婦不堪其苦，已奔某妓院，儼然娼矣。某妓院卽甲鬻弟婦處也。初不信，訪之果然。婦且

笑語承迎略不自愧，嗚呼！請君入甕，其報何酷且速哉！此事余引入所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中，而變易其姓名，彰其惡而諱其人，存厚道也。

（新菴筆記三）滌菴叢話載會見某報刊婁西任庸子投函云，吳研人先生小說巨子，其在橫濱則著痛史，在歇浦則作上海遊驂錄與怪現狀，識者敬之。不意其晚年作一還我靈魂記，又何說也？因作輓聯曰：百戰文壇真福將，十年前死是完人。評說確切，蓋棺定論，研人有知，當亦俯首矣云云。按研人元字蘭人，某女士爲畫扇，誤署蘭仁，研人喈曰：殭蠶我矣！亟易爲研人，蓋蘭研音同也。滌菴叢話竟體誤作研人，則滌菴庸子二子之所以知研人者，亦云僅矣。研人性彊毅，平生不欲下人，坐是坎壈沒身，死而有知，詎俯首於此一二無聊之語，吾知其必不然矣。研人先生及余皆嘗任橫濱新小說社譯著事，自滬郵稿，雖後先東渡，日本，然別有所營，非事著書也。其在滬所成小說，無慮三十餘種，遊驂錄怪現狀特九牛之一毛。且所著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態，觸類旁通，輒以命筆，一無成見，而文章自臻妙境。其爲讀者敬愛，詎止此三作乎哉？不可與言詎，與之言，失言，先生爲市僧作還我靈魂記，猶是失言之過。所作酬應文字，類此者不知凡幾，殆亦文人通病，烏得以咎研人？是記別闢蹊徑，文

致殊佳，惜天不永年，遂使此藥與斯文同腐，於先生何憾焉。同時日報主筆如病鴛雲水玉聲諸君，且受庸藥肆劇場，專事歌頌，則又何說？古之人有爲文諛墓以致重金者，今人獨不可以諛藥邪？還我靈魂記甫脫稿，市僧立奉三百金以去；先生卽資以壽老母，開筵稱觴，名流畢集。李懷霜先生嘗爲駢儷之文，慶其有古稀現存，刊載天鐸報，信而有徵。爲人子者苟同此心，何必前死十年，始爲完人？夫完人界說，亦至泛濫，將以功業蓋世，聲施爛然，無纖毫疵病者爲完人乎？則凡人之所難，跼人非其類也。將以鄉鄙自好，無毀無譽者爲完人乎？則跼人怒目翕張，不屑爲也。瑕瑜互見，卽非完人，則勢必胥納天下人於僞君子之塗而後可，是豈跼人先生之所自許哉？余知跼人最稔，不得不寫其真以告滌菴庸子。其行誼，則懷霜先生我佛山人傳言之綦詳，不更贊一辭。

（我佛山人筆記序）南海吳跼人先生以小說名於世，每有撰述，無不傾動一時。余於清光緒丙午丁未之際，創刊月月小說，延先生主筆政。此報頗有名；後未幾，先生卽歸道山，報亦停刊。先生著述，以二十年目見之怪現狀一書爲最著，固婦孺能道之。其他零星文字，散逸不收，市上有拾其遺稿爲之刊布者，曰跼人筆記，曰我佛山人劄記小說，約數種。或自報

紙采錄，或且雜以偽作，要非先生所樂爲刊布者也。……民國四年三月，休甯汪維甫序。

（新世說四）吳趼人自號我佛山人，神宇軒然，望而知爲高逸之士，惟目甚短視。每有所著述，下筆萬言，不加點竄，然恆以靜夜爲之，味爽乃少休。以酒爲糧，或逾月不一飯。（吳名沃堯，廣東南海人，光緒時以小說名於滬。）





源 流

（七修類稿二十二）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閭閻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兩般秋雨齋隨筆一）小說起於宋仁宗時，太平已久，國家閒暇，日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名曰小說；而今之小說，則紀載矣。傳奇者，裴鏞著小說，多奇異可以傳示，故號傳奇；而今之傳奇，則曲本矣。

（歸田瑣記七）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此子部之支流也。而吾鄉村里輒將故事編成七言

可彈可唱者，通謂之小說。據七修類稿云，起於宋時，宋仁宗朝，太平盛久，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興。如云話說趙宋某年，又云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則其來亦古矣。

案宋時市井間所謂小說，乃雜劇中說話之一種，詳見都城紀勝，東京夢華錄，夢梁錄及古杭夢游錄，非因進講宮中而起也。郎瑛說非，二梁更承其誤。

（通俗編七）新論，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諭，以作短書。按古凡雜說短記，不本經典者，概比小道，謂之小說，乃諸子雜家之流，非若今之穢誕言也。輟耕錄言宋有譚詞小說，乃始指今小說矣。水東日記，書坊射利之徒，僞爲小說雜書，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蓄而人有之；痴騃婦女，尤所酷好，因目爲女通鑑。七修類稿，小說起宋仁宗時，蓋時太平日久，國家閒暇，欲進新奇之事以娛之，故小說每每得勝頭回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

（九九消夏錄十二）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而口說之。見四庫全書提要雜史類附注。按七修類稿云，小說起宋仁宗時，國家閒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云云。此卽平話也。永樂大典所

收，必多此等書；如得見之，亦足銷閒而娛老矣。

宋劉斧所著青瑣高議，每條各有七字標目，如張乖崖明斷分財，回處士磨鏡題詩之類，頗與平話體例相近。明萬歷間，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郭子章巡撫貴州，與李化龍同討平之。化龍時巡撫四川，進總督四川湖廣貴州軍務事，平化龍有平播全書之作。其後一二武弁，造作平話，以播事全歸化龍一人之功。子章不平，作平播始末二卷以辨其誣。據此，知明人於時事亦有平話也。

（同上）明楊東明所繪河南饑民圖，至今猶有刻本，乃東明萬歷中所上也。圖凡十有四，前十三圖繪饑民之狀，各繫以說；末一圖乃東明拜疏之象，亦有說曰，這望闕叩頭的就是刑科右給事中小臣楊東明。諸說皆俚俗之語，冀人主閱之，易於動聽，亦深費苦心矣。

明薛夢李教家類纂一書，首以圖說，繪畫故事而係之以說云，這一個門內站的人是某朝某人云云。疑明代通行小說平話，有此體也。

評刻

（書影一）葉文通名畫，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留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時，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邱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鑄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冤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邱郭外。

案嘗見水滸傳二種：一曰忠義水滸傳，凡一百回，有李贄序，一曰新鐫李氏藏本忠義

水滸全書，凡一百二十回，有楚人楊定見序。卷中並有批語，稱出李卓吾手，而膚陋殊甚，殆卽葉文通輩所爲。

（勸戒四錄四）汪棣香曰，施耐菴成水滸傳，奸盜之事，描寫如畫，子孫三世皆啞。金聖歎評而刻之，復評刻西廂記等書，卒陷大辟，並無子孫。蓋水滸傳誨盜，西廂記誨淫，皆邪書之最可恨者。

（茶香室叢鈔十七）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識云，三國演義敘述不乖正史，而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傲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西遊爲證道之書，邱長春借說金丹奧旨，汪澹漪批注處，大半摸索皮毛，卽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邪？金瓶梅以淫說法，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注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按金聖歎評水滸，人人知之。至三國演義爲杭永年評，西遊爲汪澹漪評，金瓶梅爲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卽汪澹漪乎？惟邱長春別有西遊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禁黜

（癸巳存稿九）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爲念佛，三國演義爲關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僞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准，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祕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燬，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燬；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十駕齋養新錄十八）唐士大夫多浮薄輕佻，所作小說，雖非奇詭妖豔之事，任意編造，誑惑後輩。而牛僧孺周秦行紀尤爲狂誕，至稱德宗爲沈淩兒，則幾於大不敬矣。李衛公窮愁志載其文，意在族滅其家而始快，雖怨毒之詞，未免過當，而僧孺之妄談，實有以招之也。（或云僧孺本無此記，衛公門客僞造耳。）宋元以後，士之能自立者，皆恥而不爲矣。而市井無賴，別有說書一家，演義盲詞，日增月益，誨淫勸殺，爲風俗人心之害，較之唐人小說，殆有甚焉。

（求益齋文集五佩雅堂書目小說類序）昔許文正公有言，弓矢所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信哉斯言，自文字作而簡策興，聖賢遺訓，藉以不墜，而惑世誣民之書，亦因是得傳。有爲書至陋若嬉戲不足道，而亦能爲害者，如小說是已。虞初齊諧，其來已久，魏晉至唐，作者浸廣，宋以後尤多，其詭誕鄙褻亦日益甚。觀者猶且廢時失業，放蕩心氣，況於爲之者哉？下至閭巷小人，轉相慕效，更爲傳奇演義之類，蠱誑愚蒙，敗壞風俗，流毒尤甚。夫人幸而讀書，能文辭，旣不能立言，有補於世，汲汲焉思以著述取名，斯已陋矣。然亦何事不可爲者？何致降而爲小說，敝神勞思，取媚流俗，甘爲識者所恥笑，甚矣其不自重也！然亦學術之衰，

無良師友教誨規益之助，故邪辟汙下，至於此極而不自悟其非。嗚呼，可哀也已！魏晉以來小說，傳世既久，余家亦間有之，其辭或稍雅馴，姑列於目，而論其失，以爲後戒焉。

（嘯亭雜錄十）按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載五火神事，力辨其妄。因思委巷瑣談，雖不足與辯，然使村夫野婦聞之，足使顛倒黑白。如關公釋曹操，潘美陷楊業，此顯然者。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逆事，乃以鐵景二公爲奸佞。又有正統傳，以于忠肅爲元惡大憝。又本朝佛撫院，以李文襄公（之芳）爲奸臣，包庇其弟。此皆以忠爲奸，使人豎髮。不知作俑者始自何人？任使流傳後世，不加禁止，亦有司之過也。

（嘯亭續錄二）自金聖歎好批小說，以爲其文法畢具，逼肖龍門，故世之續編者，汗牛充棟，牛鬼蛇神，至士大夫家几上無不陳，水滸傳，金瓶梅以爲把玩。余以小說初無一佳者；其他庸劣者無足論，卽以前二書論之。水滸傳官階地里，雖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旣爲魯達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義時，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過數程，楊志奚急行數十日尙未至，又紆至山東 鄆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一百八人原難鋪排，然亦必各見圭角，始爲著書體裁，如太史公 漢興諸王侯是也。今於魯達 林冲，詳爲鋪敘，至盧俊義 關勝輩，乃天

罷著名者，反皆草率成章，初無一見長者。又於馬麟、蔣敬等四五人，層疊疊出，初不能辨其眉目。太史公之筆，固如是乎？至三打祝家莊後，文字益加卑鄙，直與續傳無異，此善讀書人必能辨別者。金瓶梅其淫褻不待言；至敍宋代事，除水滸所有外，俱不能得其要領，以宋明二代官名，麁亂其間，最屬可笑。是人尙未見商輅、宋元通鑑者，無論宋金正史，弇州山人何至譴陋若此，必爲贗作無疑也。世人於古今經史，略不過目，而津津於淫邪庸鄙之書，稱贊不已，甚無謂也。



雜說

（五雜組十五）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於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尅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遊戲三昧之筆，亦要景情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娘、白猿諸傳，雜劇

家如琵琶西廂記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怪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觚賸續編一）傳奇演義，卽詩歌紀傳之變而爲通俗者，哀豔奇恣，各有專家。其文章近於遊戲，大約空中結撰，寄姓氏於有無之間，以徵其詭幻。然博攷之，皆有所本。如水滸傳三十六天罡，本於龔聖與之三十六贊；其贊首呼保義宋江，終撲天鵬李應，水滸名號，悉與相符，惟易尺八腿劉唐爲赤髮鬼，易鐵天王晁蓋爲托塔天王，則與龔贊稍異耳。琵琶記所稱牛丞相，卽僧孺。僧孺子牛蔚與同年友鄧敞相善，強以女弟妻之。而牛氏甚賢，鄧元配李氏亦婉順有謙德；鄧攜牛氏歸，牛李二人各以門第年齒相讓，結爲姊妹。其事本玉泉子，作者以歸伯喈，蓋憾其有愧於忠，而以不盡孝譏之也。古以孝稱者，莫著於王氏，哀祥其首也。若夫萬里尋親，則滇南慟哭記亦係王紳之事。故近時傳奇行世者，兩孝子皆姓王。豈無所本而命意乎？

（香祖筆記十）小說演義，亦各有所據。如水滸傳平妖傳之類，予嘗詳之居易錄中。又如

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耳。故野史傳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勝穢史曲筆者倍蓰。前輩謂村中兒童聽說三國事，聞昭烈帝敗則顰蹙，曹操敗則歡喜踊躍，正此謂也。禮失而求之野，惟史亦然。

（茶香室叢鈔十七）平妖傳，禪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卽此可見矣。

（小說小話）問羅貫中有十七史演義，今惟三國演義流行最廣（據陳鼎黔滇紀游關索嶺攷，則以三國演義爲王實甫作，不知何本，）於其次則隋唐演義亦稍傳布，餘無可稽矣。茲據余少時所見而能追憶者，依歷史時代，不問良劣，略次於左——

開闢傳 顛預無可觀。

禹會塗山記 點竄古書，頗見賅博，惟大戰防風氏一段，未脫俗套。聞此書係某名士與座客賭勝，窮一日夜之力所成，不知是原本否？

采女傳 係敘彭祖與霸，娶八十一妻，生百五十子，皆擅才智。殷不能制，物色得采女，進於

彭祖，以房中術殺之。設想頗奇，但多淫穢語。

封神榜 相傳爲一老儒所作，以板值代奩贈嫁女者。

西周志 鋪張昭王南征，穆王見西王母及平徐偃王事。較列國志稍有變化，而語多不根。

東周列國志 亦見經營慘澹之功，惟左國史記之敘事，妙絕千古，妄爲變換鋪張，不免點

金成鐵。

前後七國志 惡劣。

西漢演義 平行。

昭陽趣史 本飛燕外傳，不脫通常色情小說習氣。

東漢演義 與西漢演義如出一手。

班定遠平西記 杜撰無理，不如近人所著雜劇也。

三國演義 武人奉爲孫吳，僮父信逾陳裴，重譯者數國，頗見價值。

後三國志 惡劣。

兩晉演義 平行。

南北史演義 稍有興味，惟裝點鬼怪，殊爲蛇足。

禪真逸史 有前後篇。書中主人公前編為林澹然，後編為瞿琰，至點綴以薛舉杜伏威諸人之三生因果，憑空結撰，不知其命意何在。

梁武帝外傳 與東西漢演義伯仲。

隋煬豔史 不俗。

隋唐演義 證引頗宏富，自隋平陳至唐玄宗復辟止，貫穿百數十年事跡，一絲不紊，頗見力量，信足與三國演義抗行。

說唐 征東 征西 皆惡劣。蓋隋唐演義詞旨淵雅，不合社會之程度，黠者另編此等書，以徇俗好。凡余所評為惡劣者，皆最得社會之歡迎，所謂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俗情大抵如是，豈止葉公之好龍哉！

錦香亭 以雷萬分甥女為主，而間以睢陽守城事，不倫不類，亦惡札也。

反唐 綠牡丹 與說唐等略同。

則天外史 頗有依據，筆亦姚冶，可與隋煬豔史相匹；非濃情快史，如意君傳，狄公案等所能望其項背也。

殘唐演義 飛龍傳 太祖下江南 金鎗傳 萬花樓 平南傳 平西傳 皆惡劣。

平妖傳 雖涉神怪，然王則本以妖妄煽亂，非節外生枝。而如張鸞嚴三點趙無暇諸葛遂

多目神事，皆有所本。敘次亦明爽，不可與許旌陽傳、升仙傳、四遊記諸書，鬼笑靈譚，絕無

意識者等觀。

水滸記 已有專論。

英雄譜 卽羅貫中之續水滸。筆墨亦遠不如前集，無論宗旨，宜金采之極口詆斥也。

水滸後傳 處處模仿前傳，而失之毫釐，繆以千里。

蕩寇志 警絕處幾欲駕耐庵而上之（如陳麗卿楊騰蛟諸傳，及高平山採藥，笏冠仙指

迷各段，皆耐庵履齒所未經，）惜通體不相稱；而一百八人之因果，雖針鋒相對，未免過

露痕迹。

精忠傳 平衍，

岳傳 較精忠傳稍有興會，而失之荒俚。岳忠武爲我國武士道中之山海麟鳳，卽就其本

傳鋪張，已足震鑠古今，此書多設支節，反令忠武減色。凡通俗歷史小說中，於第一流人

物，輒暗加抑置，謂並世似彼者有若而人，勝彼者有若而人。如說唐中之秦瓊尉遲恭英烈傳中之常開平，此書之忠武，皆若僥倖成名者。意謂天下之大，成名者不過數人，其無名之英雄，淪落不偶者蓋不知凡幾焉，然而矯誣亦甚矣。

後精忠傳 以孟珙爲主人翁，程度與岳傳相似，而稍有新意。

采石戰記 書中雖以敘虞允文戰功爲主，而多記完顏亮穢亂事，直海陵之外史耳。

雪窖冰天錄 卽阿計替南渡錄而變爲章回小說。然著者熟於宋人稗史，其增益者頗有

所依據。

賈平章外傳 其敘述間靜，卽爲紅梅閣傳奇所本。襄樊城守數回，涉及神怪，殊覺無謂。

雙忠記 以張順張貴爲主人翁，雖寥寥短簡，尙能傳二張忠勇之神。

楚材晉用記 以譚峭爲仙人，而張元吳叩馬書生施宜生張宏範等，皆出其門下，作者之

用意，蓋不勝其沈痛也。

大元龍興記 鋪揚蒙古功德，誠靦然無恥。然崇拜番僧回將，虜醜畢陳，而侈述元之發祚，

較蒼猿白鹿尤覺可笑，亦可謂不善獻媚者矣。

庚申君外傳 大半採演撲兒傳，加以裝點，無甚歷史小說價值，然宮禁祕事，多有所本。
奇男子傳 元末羣盜，史多不詳，此書足補其闕。惟以常開平與擴廓爲伍，皆申胥變相，未免礙不於倫。

英烈傳 一稱雲合奇蹤，相傳爲郭勛覬覦襲爵，使人爲此書以張其祖功。書甚惡劣，尙不

能出東西漢演義上，而託名天池，抑何可笑。

真英烈傳 似因反對前書而作。開國諸將中，于郭英多所痛詆，而盛述傅友德胡德濟

（卽平話中之王子）邵榮（卽平話中之蔣忠）功業。平川之役，特表萬勝，而所謂飛

天將鐵甲將者，亦多有來歷，勝前書多矣（今日說平話者，當卽以此爲藍本）。又此書

中謂沐黔國爲高后私生子，而懿文與永樂則皆畜養于中宮者。永樂爲庚申君遺腹，其

母甕妃，藍玉北征時俘獲，太祖納諸宮中，而玉曾染指焉。故玉之禍，不僅爲長樂之功狗，

且因於長信之奇貨也。以上散見於明人野史中，而甕妃一事，張岱陶菴夢憶劉獻廷廣

陽雜記中皆載之，未必盡委巷之談也。

女仙外史

青州唐賽兒之亂，奉惠帝年號，而石匱奇書（卽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原本）

中，更盛述賽兒奇跡，即是書所本也。作者江南呂某，書中軍師呂律，即作者自命。國初王士禎劉廷璣輩，皆詫爲說部中之奇作。平心論之，其言魔仙佛並稱三教，理想殊奇特；而即以成祖參酷刑法，對待一輩靖難功臣，請君入甕，痛快無似。至全書結構，則仍未脫四大奇書之窠臼也。

西洋記 記鄭和出使海外事。國土方物，尙不謬於史乘，而仙佛鬼怪，隨手扭捏，較封神榜、

西遊記尤荒唐矣。近時碩儒有推崇此書而引以考據者，毋亦好奇之過歟？

魚服記 惠帝遯荒一事，千古疑案。此書事蹟，作者謂得諸程濟後人，殆與今日親見福爾摩斯之子而得聞奇案者同一可笑（作者爲本朝人而言遇程濟子）惟所記山川方物，頗有可觀，而組織處亦見苦心。

鷓鴣記 其體格頗特別，似分非分，似連非連。（章回小說有兩體，平常皆以一人一事聯絡，而中分回目。若今古奇觀、貪歡報國色天香之類，皆一事爲一回。）此書自高煦稱兵以及賓鐸宸濠而至靖江王爲止，或數回敘一事，或一回敘數事，雖事有詳略，不能勻稱，然亦見其力量之弱矣。

太妃北征錄 此書余未見首尾，約有百餘回，筆意頗恣肆。太妃不知指何人，蓋合周天后遼蕭后爲一人者。而清唐國招親一段，尤極怪異。

正統傳 大約係石亨曹吉祥之黨徒所爲。書中以于忠肅爲元凶大慙，可謂喪心病狂。然明人小說以私怨背公理，是其積習；惟此書與承運傳（亦記靖難事者，痛詆方鍊景鐵諸公，不留餘地，）顛倒是非爲尤甚耳。若以張江陵爲巨奸，楊武陵爲大忠者，固數見不鮮矣。

野叟曝言 作者江陰夏某（名二銘，著有種玉堂集，亦多偏駁。此書原缺數回，不知何人補全，先後詞氣多不貫，）文白卽其自命，蓋析夏字爲姓名也。康熙中，當道諸公爭尙程朱學說，而排斥陸王，作者曾從某相國講學，故雅意迎合，書中所謂時太師者雖若影射彭時，實指某相國也。其平生至友爲王某徐某，則所謂匡無外余雙人者是也。同邑仇家周某，則所謂吳天門者是也。夫小說雖無所不包，然終須天然湊合，方有情趣。若此書之忽而講學，忽而說經，忽而談兵論文，忽而誨淫語怪，語錄不成語錄，史論不成史論，經解不成經解，詩話不成詩話，小說不成小說，雜事秘辛與昌黎原道同編，香奩妝品與廟堂

禮器並設，陽阿激楚與雲門咸池共奏，豈不可厭？且作文最患其盡，小說兼文學美術兩性質，更不宜盡；而作者乃以盡之一字為其唯一之妙訣，真別有肺腸也。其竭力貢獻尊王法聖之奴隸性，以取媚於權要者，固無足深論矣。

萃忠錄 表揚于忠肅諸公大節，與正統傳正相反。然筆下枯槁無味，視盲詞中再造天，直一邱之貉耳。

玉蟾記 亦似為奪門案中諸忠吐氣，然庸劣特甚。

武皇西巡記 作者署名江南舊吏。觀其序言，大約乾隆中官江南，因供應巡幸不善而被議者，故作此以指斥。詞采頗豐蔚，所敘事實亦似得之躬歷，非叔孫通綿蕞所習之強作解事者比。

豹房祕史 妖豔在隋煬豔史上。唯豔史皆有所依據，而此書則多憑空結撰，猶金瓶梅之借水滸武松傳中一事而發抒其胸中怨毒耳。

偉人傳 以徐武功韓襄毅王新建王威寧四人為主，蓋小說中之合傳體也。然事迹多不經，全乖於本傳。又四人功業雖可頡頏，而以人格論，則不免老子韓非之誚。

明人小說，以序述武宗荒晏，宸濠舉兵，及江浙倭亂，嚴氏奸惡者爲最夥，然多無甚價值，故不備列。

金齒餘生錄，署名爲用修自著，然未必真出其手，因詞氣多不類也。敘述議大禮事，亦多與史矛盾，唯記苗族風尚，頗瑰異可觀。

騷、鸞錄，敘世宗崇道事，蓋周穆漢武內外傳之流。唯書中李福建陶仲文藍道行，皆實有其人，事蹟則出之裝點耳。

青、詞、宰、相、傳，夏貴溪亦佞幸一流，人格在張孚敬下，幸爲嚴氏所傾陷，死非其罪，故世多惜之；又得鳴鳳記等爲之極力推崇，儼然蹇蹇老臣矣。此書則極力醜詆之，無異章惇蔡京，又未免太過。揚之則登天，抑之則置淵，文人之筆鋒，誠可畏哉！小說猶其小焉者也。

綠、野、仙、踪，蓋神怪小說而點綴以歷史者也。其敘神仙之變化飛升，多未經人道語；而以大盜、市僧、浪子、猿、狐爲道器，其憤尤深。燒丹一節，雖以唐小說中杜子春傳爲藍本，而能別出機杼，且合之近日催眠學家所實驗者，固確有此理，非若女仙外史之好強作解事，而實毫無根據者比也。唯平倭一節，詆胡梅林不留餘地，不知何意？梅林將業，雖不足觀，

然功過尙足相掩，在當時節鎮中，不可謂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筆抹煞也。相如江陵，將如梅林，而明人小說中每痛毀之，蓋必別有不滿意於當時社會者在焉。

東樓穢史、筆力恣肆，尤出金瓶梅上，所不及金瓶梅者，彼洋洋百餘回，全敘家人瑣屑，不涉門外事，而此則國政、兵務、神仙、鬼怪，參雜其間，不及五十回，已成強弩之末矣。

大紅袍、筆頗整飭，非今日坊間通行之本；而一傳一不傳，殊覺可怪。我國章回小說界中，每一書出，輒有真贋兩本，如此書及隋唐演義與說唐是也。然真而雅者，每乏賞音，贋而俗者，易投時好；一小說也，而其遭際如此，亦可以覘我國民之程度矣。尙有所謂福壽大

紅袍者，盲詞也，蓋就贋本更翻者，則其庸惡陋劣，無待言矣。

檣、杌、閒評、魏忠賢之外史也，亦有奇偉可喜處。唯以傅應星爲忠賢所生，且極口推崇之，不知其命意所在。今坊間翻刻，易其名曰明珠緣。

護國錄 書中所謂張閣老朱國公者，不知指何人。敘三案事，尙未全失實，唯頗不滿意於沈四明及王之案；而文致鄭國泰，視爲梁冀一流，雖下流所歸，而不知鄭之庸劣，實不足以當之。欲甚其罪，而反重其身價，世間事往往有此。

賣遼東傳 會見傳鈔殘本，雖多落窠臼，而頗多逸聞。惟馮布政父子奔逃一回，即涿州與

東林構怨之一原因者，則闕之矣。

瑤華傳 平空構一福藩女爲主，亦能別出手眼者。雖荒誕穢褻，不可究詰，然較之隔簾花

影、綺樓重夢等蠅矢汚壁者，侷乎遠矣。

甲申痛史 書中以懷宗爲成祖後身，流寇則靖難諸臣轉世報讎者。其荒邈無稽，與續水

滸之宋江爲楊么，盧俊義爲王魔，及三分夢之韓彭英布轉世爲昭烈操權者，如出一轍。

此固小說家之陋習，而亦可見我國民因果報應之說，中於心者深也。（成祖轉生爲懷

宗之說，霜猿集等亦載之，而以流寇爲胡藍案中人，則西堂樂府亦有此類怪談，彼稗官

家，固無足責也。）

陸沈紀事 自薩爾滸之戰起至睿忠親王入關止。其事蹟皆魏源開國龍興紀所不及知

者。雖多道路流傳語，而作者見聞較近，且無忌諱，亦不能盡指爲齊東語也。書中於遼東

李氏佟氏逸事，特多鋪張；而九蓮菩薩會文殊一回，稽之禮親王嘯亭雜錄，亦非全出傳

會也。

鐵冠圖 此書共有三本。今所通行之新史奇觀，即其中之一，而亦不完全，蓋因有所觸忌而竄改也。其一則全言因果報應，與甲申痛史大致相同。其一以毛文龍爲主人翁，吳耿孔尙皆其偏裨（耿孔尙確係文龍養孫）而以洪遼陽爲出毛門下，因至長白山，擬師邊大綬故智，爲神所呵，遂知天命有在，幡然歸順（此事於明人野史中亦曾見之，蓋顧亭林逸事）殊極荒謬。唯五龍會一節（五龍蓋謂世祖明懷宗唐王及闖獻皆逃禪，就一師受記）尙有所本，今說評話者，似即據此爲藍本。

海角遺編 記常熟嚴杖等舉兵事。原本有四卷，後附題贊書中諸人詩一卷，今傳鈔者僅有首二卷也。

江陰城守記 卽荆駝逸史中之一種，而易爲通俗小說。書中四王八將，皆有姓氏，而稽之別種紀載，幾若亡是公。且國初王之陣亡者，僅有尼堪與孔有德，事在滇粵，不在江陰也。大約所謂王者，係軍中綽號，如流寇中混世王小秦王之類耳，非封爵也。又當鼎革時，草澤之投誠者，每要求高爵，或權宜假借，以戢反側，雖未經奏請，而相呼以自貴，亦未可知。蘇郡之變，有所謂八大王者，亦其倫也。

殷頑志 專記大嵐山朱三太子一念和尚等之變。而於各處舉義旗者多不及，名殊未稱。

聞尚有沙溪妖亂志一書，氏亦記朱三一念事，余未之見也。

鯨鯢錄 此書搜羅頗廣，自魯監國，越中水師及閩之鄭氏，太湖之吳易黃蜚等義兵，而羣

盜如赤腳張三等亦附列焉。惟滿家峒伏莽，地占平原，而謂有隧道可通萊州入海，則真

齊東之語矣。投筆集中有所謂阮姑娘者，當卽此書中阮進之妹，飛龍飛蛟，不知誰屬。

臺灣外紀 此延平別傳也。從飛黃椎埋以至克塽輿櫬，首尾數十年事迹甚詳備。作者見

聞較近，當有所根據，惟敘次散漫，多近乎斷爛朝報，不甚合章回小說體裁焉。

前後十叛王記 國初武略，世多侈言前後三藩，而此書獨稱十王。蓋於宏光隆武永歷之

外，加入魯王及李定國孫可望爲前六王，而以孫延齡爲孔有德壻，更其姓爲孔延齡，而

附于吳尙耿爲後四王。然明之三藩，不可云叛，而孫李人格，絕然相反，又豈可並列，亦好

奇之過也。然書中所記張勇激變，王輔臣傅宏烈僞降，及射獵殺孫可望事，皆與劉獻廷

廣陽雜記所載相合，亦非漫無根據者。

毗舍耶小劫記 記朱一貴之亂也。一貴本明裔（見日本人朱一貴事）所謂鴨母，其實

龍孫也。惟一貴驟起驟滅，蕩平不過旬月，書中時間，未免延長。又以杜君英爲鄭忠英，指爲克壅之後，不知何本。

平臺記 事迹與前書略同，惟詞意多鄙倍，藍鼎元平臺紀略序中所指，當卽是書。

年大將軍平西記 脫胎於封神榜西洋記，而魄力遠遜之；然較征東平南諸書，則侷乎遠矣。惟合金山青海爲一地，又以噶爾丹策妄布坦拉爲羅卜藏丹津將帥，及以哈敦爲阿奴名，本朝人演本朝事，而顛倒紕繆至此，殊令人齒冷。我鄉徐太史兆暉素推重是書，大約因書中神怪各節，所謂陣圖法寶者皆有寓意而偏嗜之，然不免好奇之過也。

蟬史 此小說中之協律郎詩，魁紀公文也。書中主人甘鼎，蓋指傅鼎，傅之材力，在明韓襄

毅王威寧右，而未竟其用，舉世悼惜，故好事者撰爲是書，以同時一切戰績，歸傅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懼于忌諱，故出之以廋詞隱語，飾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閱者之耳目。但細考之，書中人物事跡，仍歷歷顯露（如石玉之爲琅玕，余舜佐之爲李侍堯，斛斯貴之爲福康安，賀蘭觀之爲海蘭察，龍木蘭之爲龍么妹，木宏綱之爲柴大紀，梅颯采嚴多稼之爲林爽文，莊大田。其餘若羣網鶯鶯二城，則諸羅鳳山也。青黃黑赤白五苗，則九股十三姓

諸種也。五斗米賊，則川陝各號之白蓮教匪也。當時朝議甚惜齊王氏之才，有欲撫之使平苗自贖者，故尊之爲鎖骨菩薩，別樹一幟，不混於五斗米賊中。陳文述曾令常熟，爲諸名士所推服，所謂都毛子者，殆卽其人也。餘不備述。雖章回小說乎，而有如莊列者，有如竹書路史者，有如易林太玄者，有如山海岳瀆神異經者，有如雜事祕辛飛燕外傳周秦行記者。蓋奄有水滸記西遊記金瓶梅諸特色，而無一語襲其窠臼，雖好用詞藻，及侈陳五行機祥，而乏真情逸致，然不可謂非奇作也。小說界中之富於特別思想者，除西遊補外，無能逮者，但不便於通俗耳。按此書筆意，頗與說部中瓊瑤雜記（一名六合內外瑣言）相似，但彼係散篇，此爲長本，勞逸難易固不同也。乾嘉中文字，能爲此狡獪伎倆者，惟舒位 王曇，究不知誰作也。（或卽舒位所作。蓋舒參戎幕時，曾與龍么妹有情愫，其贈詩所謂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者是也。書中盛述木蘭神通，若有味乎其言之，當非無故。而所謂桑蝸生者，意卽作者自指焉。）

鼎盛萬年清 此書有真贋二本。真本事迹與南巡紀事相出入，尙有稗乘價值。今坊間所發行者，蓋贋本也，三四集下，尤惡劣萬狀，則贋之贋者也。（古今僞書極多，心勞日拙，已

覺無謂。而章回小說之下乘者，亦復襲其風氣（如此書及說唐、大紅袍、鐵冠圖之類，是可見人心之日下，挾葉公之好者日多，而馮贄、楊慎等作俑之流極無已焉。）

吾國小說，具歷史性質者，正指不勝屈。而鄙人見聞淺狹，且記憶力日減退，有誌其書名而事迹不能追省者，亦有事迹了然而忘其書名者，隨手掇拾，挂一漏萬。海內博雅君子見之，寧無遼豕之誚？

（新世說二）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引用書目

都穆聽雨紀談一卷

郎瑛七修類稿五十一卷續稿七卷

高儒百川書志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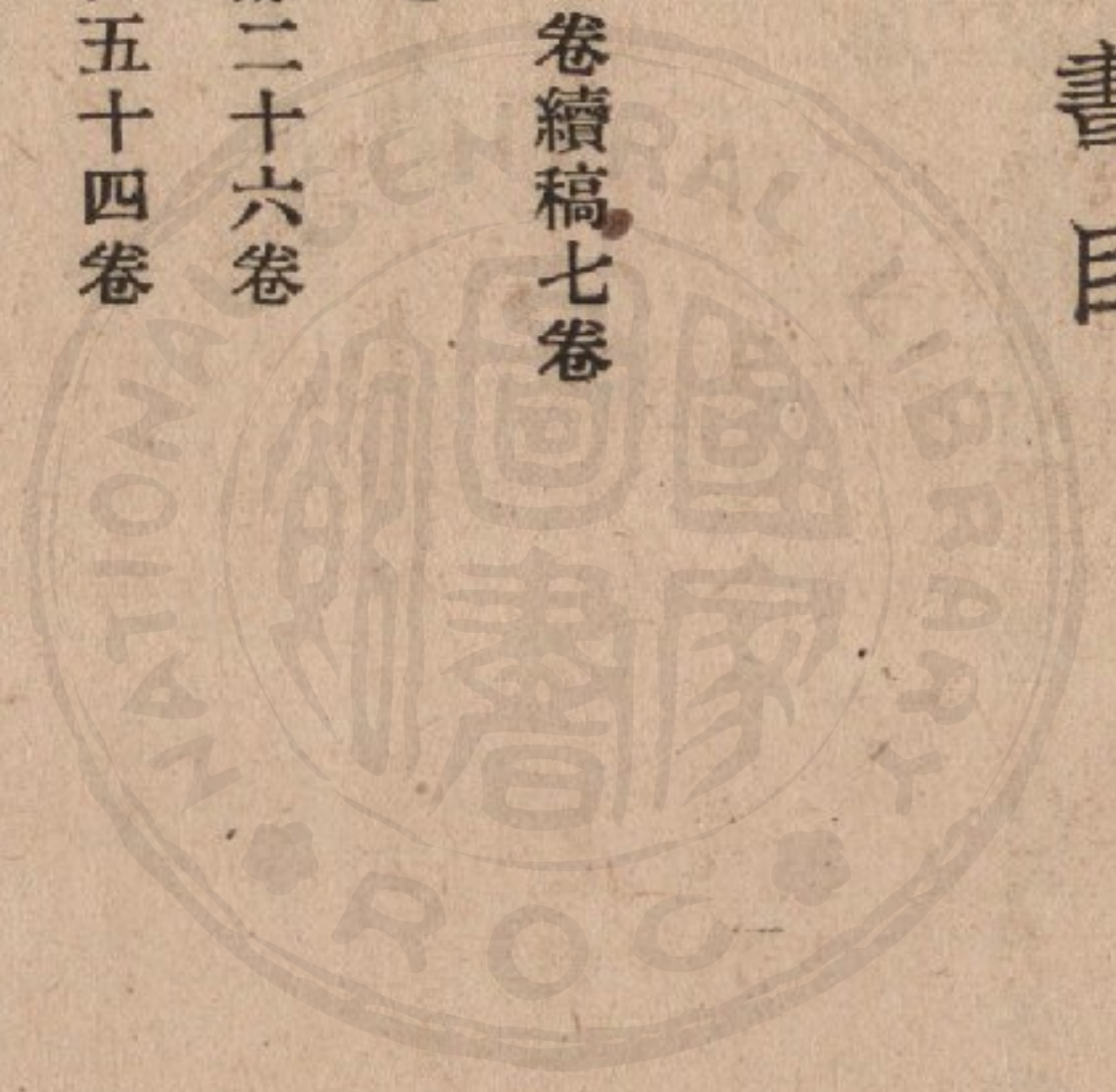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二十六卷

王圻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周弘祖古今書刻二卷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四十八卷

沈德符獲編三十卷補遺四卷



謝肇淛五雜組十六卷

王驥德曲律四卷

天啓淮安府志二十四卷

徐樹丕識小錄四卷

以上明人著作

周亮工因樹書屋書影十卷

康熙淮安府志十三卷

王暉今世說八卷

鈕琇觚賸八卷續編四卷

王士禎居易錄三十四卷

香祖筆記十二卷

古夫于亭雜錄六卷

朱彝尊明詩綜一百卷

錢曾也是園書目十卷

洪亮吉玉麈集二卷

北江詩話二卷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三卷

袁枚隨園詩話十六卷

桂馥晚學集八卷

金捧闃客窗偶筆四卷二筆一卷

錢大昕十駕養新錄二十卷

翟灝通俗編三十八卷

焦循劇說六卷

師範習園藏稿鶚亭詩話合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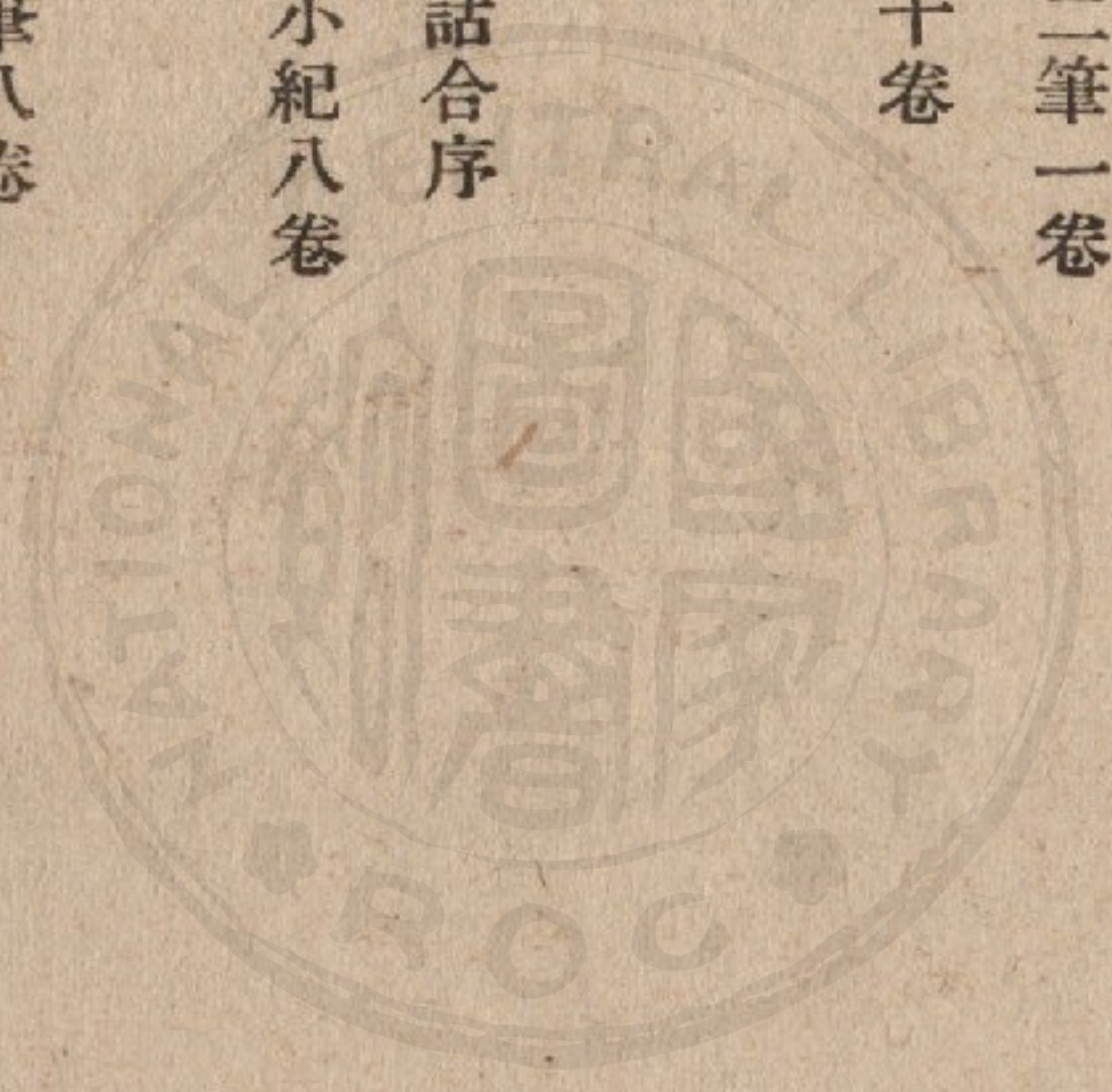
之江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八卷

沈濤交翠軒筆記四卷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八卷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六十卷二編六十四卷

楊懋建夢華瑣簿一卷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四卷

梁章鉅浪跡叢談十卷續談八卷 歸田瑣記八卷

丁晏石亭記事續編一卷

俞正燮癸巳存稿十五卷

梁拱辰勸戒近錄續錄三錄四錄各六卷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八卷

林昌彝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

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一卷

陸以活冷廬雜識八卷

倪鴻桐陰清話八卷

焦東周生揚州夢四卷

葉廷瑄吹網錄六卷

王侃江州筆談二卷



謝章铤賭基山莊文集七卷 課餘續錄五卷

同治山陽縣志二十一卷

嚴元照蕙楊雜記一卷

吳玉搢山陽志遺四卷

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六十卷

采蘅子鳴蟲漫錄二卷

光緒江陰縣志三十卷

光緒嘉興府志八十八卷

昭槎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三卷

陳康祺郎潛紀聞十四卷 燕下鄉脞錄十六卷 郎潛紀聞三筆十二卷

光緒淮安府志四十卷

俞樾春在堂隨筆十卷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續鈔二十五卷三鈔二十九卷 九九消

夏錄十四卷

鄒弢三借廬筆談十二卷

金武祥粟香隨筆至五筆各八卷 江陰藝文志一卷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十卷

楊文會等不等觀雜錄八卷

以上清人著作

周桂笙新菴筆記四卷

吳沃堯我佛山人筆記四卷

小說小話

易宗夔新世說八卷



中華民國陸拾伍年叁月貳拾日

贈

魯迅三十二年集

小說舊聞鈔

14



著者魯

迅

編纂者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出版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發行者魯迅全集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版

每部分訂三冊

國家圖書館



000605429



籍